时间才是动手书写的人

——关于《肥梦》，关于文字

□阿 郎

2020年3月，疫情隔离期间，几乎所有的工作都转到了线上，一种好久没有出现过的虚无感缠绕住我，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倦怠里。令我恐惧的是，这次的虚无感，已经无法再用阅读、写作和看电影去对抗了。

一位朋友建议我换一种思维方式，试着去写写剧本，他大致和我聊了下手头的项目，要我挑选一个喜欢的题材。我拒绝了他的好意，在一个电影项目里，如果我不是投资人，不是导演，只是作为一个编剧出现，面对的将是各种指向性模糊的修改。

我决定写小说。

我鼓励自己，就工业属性而言，小说创作可以尽可能地不受干扰，保持出发时的原状。

等真正动笔之后，我才发现之前评论性质的写作经验，对于小说创作全无用处。写了两个开头，给朋友看，都说看不懂，他们很客气地回我，“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只得放下笔，翻出几本小说，先研究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在字数上的区别，再看怎么分章节，怎么过渡，怎么写对话。

1 《肥梦》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收录了《如山》《过五关》《毕业生》《正月初六》《肥梦》五个故事。

在这五个故事里，我想像描写一个英雄那样去描写一个小人物。

既然抓到了小说这个放大镜，我就想在一个庞大的公共语境下，去尽可能地注视那些平凡的、渺小的，甚至是卑微的生命。我想知道在这些被定义为黯淡无光的生命背后，有没有如流星一样闪耀的瞬间。

我写《如山》里的老姨夫，就是因为在一个东北小城，我看到过一个骑着一辆三轮摩托轰隆隆驶过的老人，一条80年代式样的针织围脖，如旗帜一样，在身后飘得老长。听说他曾经是一个万元户，现在他全部的家当就是这辆摩托车。

我一次次地去想象，他自己会如何看待，他过去在公众语意上所获得的成功，以及他现在被普世价值所定义的失败。

我写他年轻时，努力想要买一辆摩托车，在人生的后半程，他获得了一辆摩托车，但人们说他活得窝囊。与之前的财富相比对，他买一辆摩托车的理想，是被人轻视的。我想写他为了迎接最终的失败而努力的成功，写他被人轻视的很像是失败后的快乐。

在《毕业生》里，我想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尤其是农村生源的大学生，在不包分配政策出台后的错愕。我想写他们努力攀爬，以为终于踏上了黄金梯凳，可最终发现一脚踏空后，那些形状不明的惊恐，手脚并用的挣扎，以及埋伏在命运深处无数偶然中的必然。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据说很刁钻的女人，打扮得干净、得体，气质高傲，不大说话，和邻居、同事关系紧张，就连结了婚的孩子都不大来看望她。大家说她是上海知青，一直把自己当上海人，把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东北，当成异乡。我给她取名叫邱若水，我觉得，这样的人应该有这样好听的名字。而她的命运，应该配不上她的名字。我想在烟熏火燎的污垢里，写下她史诗般沧桑的一瞬。

我不是一个勇敢的人，只有在小说里，我才敢走到他们面前，递过去一个橘子，一起抽一根烟。我不知道如何开口说第一句话，我怕一开口，现实的烟尘就会乘虚而入，我怕打扰他们独立而高贵的王国。何其有幸，我看到了他们把梦想当作武器，与现实战斗时迸溅出的火花。

我在小说里找到了同类，在汉语的森林里，我们是自由的，可以如小兽一般依偎。

电影总愿意去眺望伟大，文学还可以注目渺小。电影热衷于歌颂成功，文学有机会去书写失败。我想知道，当生命和命运不再作为一个名词，而是作为一个不可逆的动词之后，还有哪些可能。

2 在这五个故事里，我想像描写一个英雄的成功那样去描写一个小人物的失败。

这是一个被成功学诅咒了的世界。一股巨大的吸附力，如割草机一样，将现实修剪成形状齐整的人工景观。成功，是整齐划一的追求，不同，被定义为一种危险行为。在这场荷尔蒙飞溅的狂欢里，语言迅速变异为最不可信的物种，它们一次次显示了将膨胀的欲望涂抹成闪光的理想的能力，在各种论坛上、公众号里、话筒前、PPT上开出罂粟一般妖冶的花朵。

这时候，我相信文字是忠诚的，它帮助那些还愿意相信本质的人，穿过红毯、名牌、红酒、IPO的丛林，抵达陆地，并得以站在社会基础之石上。我倚靠在文字上，写一个在人们嘴里一直被称赞的好学生，如何用一己肉身撞碎了这种经验池内的好。我知道，在人们嘴里“谁家的日子不都是这么过的”“老师家长不都是为了你好”这样的世俗语境里，有人挥舞少年还依稀尚存的勇气，选择不那么活着。

我想写在循环往复的庸常里，一个少年慷慨悲歌的战争。

在形而下的目的变得空前正义的时候，我想写一个寄居在形而上的目标里的灵魂，如何力战而竭。他狼狈不堪的样子，为这个世界的多样性，再留下一个孤独的样本。

在《过五关》里，我写了一个渣男的故事，在妻子生病期间出轨，再婚时又抛弃情人，选择“一个黄花大姑娘”结婚。我写他的众叛亲离，“死了老婆，都过来夸；娶了老婆，都过来骂”。写他被网友人肉搜索，寄刀片。在这些鸡飞狗跳的间隙，我留下一些痕迹，让读者可以和我一起看到，在每个人都觉得获得了话语权，然后去忙于捍卫一个

公共的生存公式时，还可以听到那些个体的、细微的碎裂声音。我给他起名叫陆辰，他在小说里问，“我做错了什么？”

我喜欢绕到事物的背后，看它们不为人知的样子。这个世界太热闹了，争先恐后地创新，敲锣打鼓地发家致富，声嘶力竭地制造新名词。我想拨开这些杂草，找到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发现一些蛛丝马迹，认识一些微不足道的同类。

就像在《正月初六》里，我站在邱若水遗体前，发现她床单上的花，就是她小时候照片背景里的花，就是她的故乡上海市的市花。我确认，有一些转瞬即逝的瞬间，更接近真相。

电影有公式遵循，文学需要突破。电影是现实主义者成功的合唱，文学是理想主义者失败的哀鸣。

3 我的五部小说，都站在现实里。中国正在进行城镇化建设，其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故乡”两个字，已经无法盛放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错身交换时复杂的情绪了，我想在空间城镇化的同时，记录心灵城镇化的若干瞬间。我想跳脱于生活，去看生命的形状，跳脱于时间，去看时代的起伏。

在《如山》里，我写父亲和老姨夫魔幻般的命运，更想写无数翻滚的时间汇聚而成的那个时代。我想写汹涌的时代浪潮里，两条微不足道的溪流。他们在当时做出的无数决定，后来构成了那个叫命运的东西。

我想知道，站在时间里回望一个人的命运时，那些慎重而本能的选择，按照某一逻辑重新串联在一起后，会构成怎样一条无法预知走向的曲线。

从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到我开始小说创作的2020年，中间仅仅隔了42年，一代人的时间还没过去，可这代人已经经历了过去几代人都无法想象的巨变。一个西方社会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演变，在中国仅仅42年就完成了。一个人得有多灵活的身段和多粗大的神经，才能一直站在风口。

我想写在那些汹涌的巨变中，一个愣神，就被离心力甩开的人，他们愣神的样子。

我不想将这一切往奇观方向上拉扯，我想写他们挣扎的样子，又渺小又壮阔。我想写无数人的命运，汇聚在一起，成为翻滚的时代河流时，那些看似不可预知，其实早在一开始就写好了结局的走势。我相信，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都是由偶然和必然拧结在一起，直到现在，我还相信事物的走向是那些必然的元素在起决定性作用，比如更接近我们精神原点的正直、勇气、善良和爱。

我也知道，我笨拙的文字，配不上我的野望，如有冒犯，在此先行说一句抱歉。汉语博大源深，我尽可能地让我的主人公能够体面地栖居在我的文字里。

我一直都知道，我不是小说的作者，我只是一个采撷者。时间才是动手书写的人，怀抱着这个时代所有的秘密。

从失落的一角到灰兔与花芽

□贾鲁生

我相信，凡是读过《失落的一角》的朋友，无论大人还是小孩，一定也会喜欢这本《灰兔一直在等我》。

《失落的一角》是杰出的绘本大师谢尔的传世经典。它讲述了一个关于“圆满”与“缺憾”的故事：一个圆缺了一角，它一边唱着歌一边寻找。遇到了许多角，有的太大，有的太小，总也不合适。它漂洋过海，历经风吹雨打，终于找到了与自己最合适的那一角，它们组成完整的圆，然而圆却发现因为滚得太快，不能和虫儿说话，不能闻花香，也不能唱歌了，于是它轻轻放下“圆满”的一角，带着“缺憾”，快乐地踏上了继续寻找的路途……

《灰兔一直在等我》是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绘本。讲述了一个“完美”与“缺陷”的故事：冬天到了，灰兔和小花芽约定，等春天的时候，来看小花芽开花。这个冬天，刮了七次大风，小花芽被风沙刮伤了。它很疼，以为自己永远都不能开花了。春天来了，许多花都开了，有很多片花瓣，每一朵都很漂亮，而受伤的小花芽只开了两片花瓣，看起来有些残缺，外表并不完美，可是灰兔却说“我还是最喜欢你”……

自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述了他的“完美哲学观”之后，几千年来人类论述“完美主义”的种种哲学、美学著作，足以装满一座大型图书馆。而《失落的一角》这本几分钟就可读完的小绘本，却用简洁的线条和简短的文字，把“完美主义”阐释得最为生动、透彻、易懂。

虽然是同一个主题，但《灰兔一直在等我》却有所不同。《失落的一角》讲的是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灰兔一直在等我》讲的是接纳别人的不完美。有时候，人们接纳自己的缺陷容易，而接纳别人的缺陷却很难。尤其父母对子女、恋人对恋人、朋友对朋友，在生活中越是关系亲密，越难以接纳对方的不完美。这样的认知，来自两位普通的中学老师的教学实践。她们是本书的作者。与国内的一些喜欢“讲道理”的绘本不同，《灰兔一直在等我》是一本“不讲道理”的绘本，通篇没有一句说教。

它“是开放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和《失落的一角》一样，它的美妙就在于，一半是画在纸上的故事，另一半是读者心里的故事。没有一个关于完美、缺憾、接纳之类的字眼，只有一个寓言式的故事：因为和生命有过约定，所以受了伤的小花芽努力让自己绽放，所以灰兔能够从小花芽的残缺中看见美。于是，许多在烦恼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以及在烦恼中陪伴孩子成长的父母，便与灰兔和花芽产生了共鸣：接纳缺陷，是对生命的尊重。

当今的绘本做得越来越漂亮。构图复杂，色彩斑斓，视觉冲击力被摆在了创作原则的首位。可是能吸引眼球的绘本，却难以在人心中长久驻留。相比之下，《失落的一角》简单得只有线条，纯净得只有黑白——一个圆沿着一条线从第一页走到最后一页，走出了一种大智若愚的生动和睿智，在人心中驻留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依然经久不衰地排在绘本热销榜上。遗憾的是，在国内原创绘本中，这种黑白线条的绘本，近乎为零。

终于，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绘本丛林中，《灰兔一直在等我》突显而出：梦境般的黑白色彩，生动的线条结构，一个人简简单单的寓言故事，引起了许多孩子无尽的想象与思考。有时候在艺术上，越是简单的东西，表达得越丰富越深刻。

好绘本的魅力，经常会显现在阅读的情趣中——《失落的一角》，妈妈和5岁的儿子一起读过N遍了，每次妈妈都会有新的感悟，儿子也会有新的发现。这一次，妈妈感慨地说：“每个人都是上帝咬了一口的苹果。”儿子兴奋地说：“乔布斯的苹果就是从这里来的。”《灰兔一直在等我》，是爷爷和小孙女的睡前读物。每当读完之后，这一老一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法国电影《蝴蝶》主题曲里的两句歌词：“花儿为什么会凋谢？那是魅力的一部分。”我觉得《灰兔一直在等我》和《失落的一角》一样，也是值得大人和孩子们品读、咀嚼一生的绘本。

我们生活在一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

——长篇小说三部曲“百年老街坊”创作谈

□甲子春

开始写作那年，家里养了一盆小乔木柠檬，每年春天它开出清香洁白的花朵，秋天结出金黄饱满的果实。我品尝着柠檬泡的茶伏案写作，它成了最好的写作伴侣。年复一年，花开花落，我喝了10年的柠檬茶，连续写了“百年老街坊”长篇小说三部曲：《淡忘》《渐悟》《圆梦》。

十年一个年代，六十年一个甲子。在出版《淡忘》时我已60岁了，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取笔名“甲子春”。这套书我构思30余年，写作10年，加起来40多年，可以说是用了半生的时间创作长篇小说三部曲“百年老街坊”。

全书结稿时我激动得流了泪，这么多年的辛苦努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全部情感跟着书中人物的命运转变，时而仰天大笑，时而失声痛哭，写作中的激情澎湃与孤寂度过的漫漫长夜，使我充满感悟，一吐为快。

一

《淡忘》《渐悟》《圆梦》，三部总共120章，150多万字。时代背景100年，即从20世纪20年代到21世纪20年代。全书270多个人物，着重描写了30多个人物的命运转变。

这套长篇小说以北京宣武门外太原会馆大杂院里街坊们的生活为主线，反映了百年来发生在老百姓身上的故事。它紧跟时代脉搏，人物命运转变和故事展开以国家发展变化为前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淡忘》年代背景是从1920年至1964年，《渐悟》从1965年到1999年，《圆梦》从2000年元旦到2021年春节。三部书主人公都是太原会馆大院里的街坊，100年来几辈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勤劳、善良，互相帮助，不向黑恶势力低头，与命运抗争，为了过上幸福生活不断地努力奋斗，最终圆了自己和家庭的梦想。

二

第一部《淡忘》，书名很有含义。太原会馆大院里老街坊们在旧社会生活很不容易，为了全家人能活下去，他们从事了各种职业，选择了不同的谋生手段。如今岁月往前走了，过去了的那些人和事都成为历史，逐渐地被人们淡忘。但是前辈们与厄运抗争的精神和老百姓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依然昭示着年轻人不能淡忘历史，珍惜岁月沉淀。

第二部《渐悟》，书名与它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相连。即从1965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里，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其一，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十年动乱正式结束；其二，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

面对这样大的历史巨变，人们思想意识也会跟着改变。“文革”中一些人极左、狂热，做了很多错事；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很多新生事物，如炒楼花、炒股票、全民经商等。这些经济现象有着内在的客观规律，包含着很强的专业知识。有些人什么都没搞明白，就凭着热情和胆大盲目下海经商，受了挫折，教训深刻。

“渐悟”一词原本是佛教语，意思是人经过修行，心明累尽，最终达到无我正觉的境界。作者以此为书名，寓意就是经过“文革”和改革开放，人们不断地认识外界事物，总结经验教训，通过渐悟，走上人生正确的道路。

第三部《圆梦》，顾名思义，人们心中的美好愿望实现了。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将心里的寄托称为梦想，当梦想变为现实，便是圆梦了。新世纪到来后，太原会馆大院的老街坊们，紧跟国家发展脚步，调整自己人生坐标，他们的梦想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过上好日子。为此他们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地工作、学习、奋斗。在前进道路上，有泪水，有欢笑，最终好梦成真。

三

长篇小说怎么写？有一种文学观点：长篇小说的创作要崇尚史诗化，体现时代特征，它是个人生活工笔画与时代写意画的交融，是人物的立传篇，是时代的传音筒。我赞同这种观点。

近100年来国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革。祖国从积贫积弱、千疮百孔、民不聊生，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发展的火车头；中国人从被人看不起的“东亚病夫”，到迎来世人尊敬的目光；国家从被外强铁蹄蹂躏，到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强大实力。伟大祖国已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这个波澜壮阔的伟大时代，亲身感受了国家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对于作家来说，这是极其丰富的创作资源。有个顺口溜说：“战争年代扛过枪，抗美援朝渡过江，自然灾害吃过糠，‘文革’时期下过乡，改革开放经过商，新世纪里奔小康。”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经历。作家用手中的笔记录下祖国的变化，把新时代中国人的精神风貌展现出来，为英雄人物立传，把寻常百姓身上闪亮的点点滴滴描绘出来，讲好老百姓的故事，这是一件光荣的使命。

长篇小说三部曲“百年老街坊”，就是围绕着祖国这段史诗般的伟大时期创作的。

四

写小说离不开写故事，这就要求作者生活经历要丰富，即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我年轻时就有写长篇小说的冲动，可拿起笔来总觉得底气不足。到了花甲之年再写，一个个人物素材就如同走马灯似的轮番闪现了出来。

这套小说里的人们居住在北京大杂院，我也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对小胡同大杂院再熟悉不过了，有写不完的故事。这是我写作的资源，努力挖掘有着深入的创作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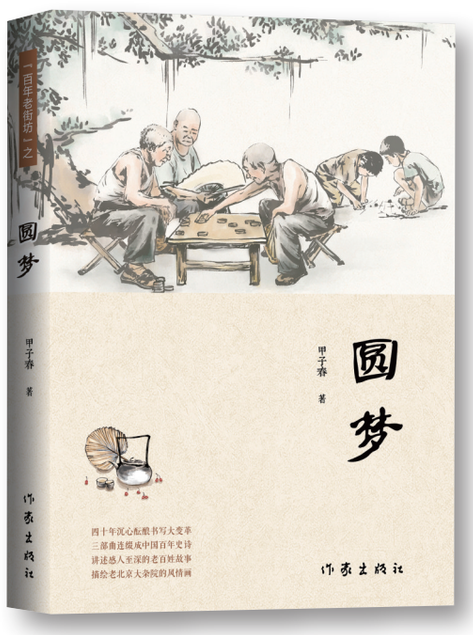
写百姓故事，不能写成白开水、豆腐账，让人读起来索然无味；也不能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胡编乱造。大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对客观事物有着基本相同的认知。作者如果脱离实际写故事，人们读起来就会感觉很假不可信。

故事内容要感人，作者在构思时首先要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故事结局要精彩，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让人拍案叫绝。做到这些并不容易，作者不仅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娴熟的写作功力，还要沉下心来巧妙构思，按照事物发展规律，写出最佳结局，才能引发读者共鸣，让人拿起书来就放不下。

长篇小说的优势，在于它的写作空间。以老北京大杂院为创作平台，街坊们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家庭，是一个群体。大院里300多个街坊，把他们生活中精彩的故事、人物性格、语言特色，细密深入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要用很大篇幅，只有长篇小说能满足需求。

这套书用三部长篇，抒写太原会馆大院街坊们100年的生活故事，人物描写恰好可以用工笔画的手法，充分展开娓娓道来；书中人物，则是通过连续三部的叙述，来展现他们人生命运的转变。

就拿孙福来说，第一部《淡忘》里，他是个“欺负老实人儿，踹寡妇门儿，扒绝户坟儿，头上长疮，脚底下流脓，坏透了”的小子，干坏事儿出了圈，最终进了监狱。第二部《渐悟》中，孙福出狱后被工友杨秀琴、街坊金老爷子、高小燕、小凤儿和许厂长的善良和关爱所感动，人性变好了，在“破四旧”运动中他挺身而出保护国宝，被错判坐了五年牢。孙福没有消沉，再次出狱后他的



心境在渐悟中得到升华，唐山大地震中他从倒塌的废墟里拼命救出小凤儿母子，又出资兴建希望小学和养老院，成为慈善家。第三部《圆梦》中，孙福处处干好事，热心为街坊们解决燃眉之急，在古董行里，他也成了举足轻重的瓷器专家。

有的读者看完《淡忘》后对我说，孙福让他们恨得牙根痒痒，真希望他早点儿死掉。读了《渐悟》后，他们说孙福还是挺可爱的。当他们读完《圆梦》后，该说孙福是个令人尊敬的长者了。

我想，这就是长篇小说的魅力所在吧。

现代社会影视业飞速发展，人们坐在电视机前，嗑着瓜子，喝着咖啡，看着引人入胜的电视剧，悠闲惬意。捧着跟块砖头似的厚书认真阅读的年代似乎成了过去时。其实这是一个误区，长篇小说以其细腻的笔法，深入挖掘人们心灵感悟，生动刻画人物性格，展现波澜壮阔的时代大写意，这些都是其他文艺形式不能取代的，长篇小说有着旺盛又顽强的生命力。

五

写作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作者要呕心沥血几年甚至十几年不停地写，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历尽艰辛写春秋啊。新书出版时，在作家眼里，犹如十月怀胎呱呱坠地的新生儿，充满了喜悦和泪水。

十年磨一剑，多少个风霜雨雪、酷暑严寒，夏天时写出一身痱子，冬天又写得两手冰凉脚抽筋，其中的辛苦不言而喻。我独自坐在书房里，面对一个个静谧的夜晚，心中常常波涛汹涌，一旦有了灵感，笔便停不下来，我曾经连续写作48小时，当把故事写完后已经累得打不起个儿了。

写长篇小说还要有毅力，持之以恒，定下了目标就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不能因为遇到困难写不下去了，就随便放弃，那样的话恐怕你永远会停留在“从前……”

这些年为了写作，我放弃娱乐和度假，一章写完，奖励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在网上下盘围棋，在阳台上抽根小烟儿，喝口小酒儿，就已经很知足了。

如今三本书均已出版，我要感谢作家出版社，感谢支持和关注长篇小说三部曲“百年老街坊”的读者朋友们，把它献给生活在一起几十年的老街坊。这三部长篇很多故事情节来源于作者的亲身经历，故事里的人物也有着真人的影子，但都经过了提炼，请读者朋友不要对号入座。

展望今后，臧克家先生的诗句“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会成为我的座右铭，我将沿着充满艰辛和欢笑的写作之路继续走下去。

（摘自《圆梦》，甲子春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7月出版）